

我們是這樣成長的

(第四輯 : 1 9 9 3 - 2 0 0 2)



四期的「我們是這樣成長的」專輯座談會終於結束，回顧了中大四個十年。

第一期從合併前的三院談起。中大行書院制，三家創校書院各有特色，然而初期辦學之簡陋，到遷入沙田校園，所經非一朝一夕，前後凡十多年！

前人就學奔波，今日讀之不可思議。聯合校舍散於中西區，學生像遊牧族！新亞課室宿舍「朝行晚拆」，早上授課，夜間寄宿。崇基則最早遷入馬料水，學生下車後穿越泥

濘阡陌，才抵達校舍！然而，若無先行者開天闢地，何來日後豐碩果實？

中大第二個十年，充滿理想和浪漫色彩。中大地處新界，柴油火車成為校友的集體記憶，趣事更資談興。七十年代亦是火紅年代，滿載激情理想，學生關社認祖。當日反建制的精神，關懷弱群，睨睥權勢，中大人的憨厚，自此成為一種標記。

踏進第三個十年，受校園內外事件影響，八十年代的校園辯論氣氛熾烈，從前途談判到醫學院事件，大學學制四改三等爭論，都始於其時。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更至今仍令人激動。

今期的座談會亦是尾聲。九十年代除了逸夫書院加入，三年學制亦令校園精神面貌改變。同時，香港進入空前繁榮期，紅塵萬丈，其後陷入深淵，學生固然受到影響，亦帶來不少反思。

經濟轉型，學生更關心就業。另一方面，大學和學額增加，大學生已非天之驕子，須面對更多競爭。不過，針對香港社會經濟急促變化，中大亦開辦更多理論與應用兼備的學科。從傳統學科分裂的綜合學科，針對現代社會的分工。

材料科學系是物理學分支。今期訪問的甘婉君，就投身了精密工業。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計量財務學則透過數學模式和電腦運算，在市場尋找啓示和契機。愛鑽研數學的學生，又多了一門選擇，此亦是中大收生成績最優異的學系之一。

環境科學看似較為冷門，其實不然。工業化和都市化，對自然界破壞日甚，「可持續發展」是國際重要議題。人類對後代的承擔，責無旁貸，環境科學專家亦任重道遠。

酒店管理學院的學生，接觸層面之廣，令人羨慕。

現代社會飲食文化劇變，食物營養學可說是一帖清涼劑。均衡飲食，可從根本防禦都市疾病。陳國賓校友則從社區教育入手，提昇社會健康水平。

我們訪問的護理學兩位校友，對病人和家屬關懷備至，對專業的投入，教人感動。

中大經過四十年的發展，枝葉繁盛，儼已為世界一流的學府。逝水如斯，拼湊而成的記憶，終於可用文字凝固，給大家留住——原來，我們都是這樣成長的。



《中大四十周年校慶專輯》

我們是這樣成長的

(第四輯：1993—2002)

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二年，中文大學進入了充滿挑戰的年代。一九九一年是中大學制的分水嶺，擾攘經年的學制四改三，終於逐步實施，中大採用了彈性學分制，三年制新生開始入學。另一方面，校園亦進入互聯網的年代，科技改變了人際關係，甚至影響了學生對前途的抉擇。

十年間，亦見證了香港回歸，地產狂潮和亞洲金融風暴的洗禮。一九九五年，美國的網景（Netscape）上市，正式揭開了科網熱潮序幕，隨之而來的泡沫經濟，二千年的經濟崩圍，中大學生的情緒，亦隨之起伏不已。

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挫折未嘗不是好事，至少我們可在困境中反省。

梁承謙是四年制學生，剛好目睹四改三帶來的轉變，對於四改三帶來的衝擊，感受彌深。他在大學參加聯合劇社活動，畢業後更加入中英劇團任編劇工作，自號「一休」。他為讀三年制的同學不值，四年制的同學在學業上可以較為輕鬆，可以參與更多課外活動，享受校園生活，因為來日方長，考試成績過不了關還可以補考。可是，三年制的學生就不一樣，缺乏閒情，只顧功課和考試，結果享受大學生活的時間更少。

唸三年制的王鳴峰，卻有不同的看法。他曾經參加中大辯論隊和文社，也是位活躍分子，一九九四年取得羅德獎學金，負笈到英國牛津大學唸法律。王鳴峰兩次大學生活都是三年制，他說大學生活孰優孰劣，得失視乎個人取捨，重要之處



主持：

- ① 俞靄敏 (校友事務處處長)
- ② 梁天偉 (總編輯)

整理：

- ③ 莊聖偉 (執行編輯)

出席者：

- ④ 林均恆 (崇基) (95哲學)
- ⑤ 鮑永健 (99生化)
- ⑥ 林中青 (01專業會計)
- ⑦ 麥美娟 (新亞) (93英文)
- ⑧ 高建 (98計算機工程)
- ⑨ 程)
- ⑩ 曾瑞明 (02哲學)
- ⑪ 王鳴峰 (聯合) (94工管)
- ⑫ 梁承謙 (96物理)
- ⑬ 黃偉揚 (02社會)
- ⑭ 簡永信 (逸夫) (94電算)
- ⑮ 莊梅岩 (99心理)
- ⑯ 許少娟 (00英文)
- 鄭健文 (校友事務處)



理想到現實

八十年代末入大學的麥美娟，亦以為四年制讓學生可以積極投身學生活動，直接影響她其後的發展。麥美娟在中大參與活動，畢業後更活躍於社會事務，目前是全職的區議員。社會活動的成果不在一朝一夕，她說大學的磨鍊，培養學生追求長遠的理想。

當年的學生理想主義色彩濃厚，關心國家社會，上街抗爭，投身社會運動的中大學生大不乏人。可是，踏入九十年代，中大亦趨向現實和個人化。林均恆說，到他的時代，崇基迎新營主題已是「編織你的夢」，而不再關祖認社，只談大學生的社會責任。

九十年代後期畢業的鮑永健感受更深。他表示三年制之下，校園普遍的氣氛已少講理想，多談現實問題，因此他投身《中大學生報》，追尋漸行漸遠的情懷。林均恆說，他當年的一位哲學系同窗蒙兆達（95新亞哲學），今日已成為職工盟總幹事，可見仍不缺有心人。

即使如此，大家都同意中大人的理想較多。林中青說，其他大學的學生大概很少參加遊行，所以每次跟



▲現為中英劇團編劇的梁承謙（前排右二）於中大時已活躍參與話劇活動，曾於九二年中大劇社的《我愛大導演》中演出。

同事談起，說到以往在中大曾參與遊行，其他人都覺得不可思議。可是，在他的年代，學生會「缺莊」已成家常便飯，儘管大家閒話家常仍講理想，卻缺乏挺身而出的動力。

是如何利用大學的資源和環境，去好好裝備自己。

創辦電訊企業拉闊生活 (InfoIsLive) 的高建，當年除了讀計算機工程以外，還兼讀兩個副修，四年半下來，竟然修了一百五十個學分！而且還參加學生會活動，相信他在中大數年肯定忙得不可開交。怪不得他能夠應付緊張的工作節奏。

而林均恆則以為，許多人以往在入大學後才轉系，而三年制下，學生能夠選其他系課程亦少，因此轉系的可能性隨之而減少。



■九三年畢業的英文系的告別聚會，師生的大合照，前排中間為麥美娟。



同一屋簷下

十年間，中大的宿舍亦有重大改變，逸夫書院出現，電話系統改進，流動電話盛行，以至互聯網普及，均對舍堂生活帶來影響。

九四年，簡永信入住逸夫書院的「學生第二宿舍」（「二宿」）兩年。他說逸夫宿生比較疏離，「一宿」甚至有「大酒店」的稱謂，因為宿生愛把門關上，不相往來，仿似旅客一樣。相較以下，「二宿」特別之處，屬於Y型建築物，是依山而建，高層房間較多，人際亦較疏離；反之愈低層，宿位就更少，人際反而緊密，宿友一同烹飯活動，簡永信和眾宿友將最底層的一條走廊，命名為「惡人谷」，彼此不是武林中人，也足見志同道合。

中大實行書院制，宿舍文化亦各異。逸夫書院的出現，亦對整個中大的宿舍文化帶來衝擊。逸夫書院的書院氣氛較開放，而且採取「男女混宿」，不似其他書院般門禁森嚴。

相對而言，九十年代中期，其他書院風氣較為保守，宿舍都設下嚴格的夜



▲黃偉揚（前排左三）於二千年的聖誕，參加中文大學與上海復旦大學社會學系舉辦的滬蘇學術交流團訪問上海及蘇州。



▲各系的迎新活動各顯心思，零一年社會系（細O）的道具更見趣怪，右下為黃偉揚。

歸時間，崇基的「華連堂」，甚至被謔稱為「女子監獄」，因為晚上基本上對外封閉。而梁承謙說，他初入宿舍，夜歸宿生翻牆越壁，鑽研破解門鎖，可說無所不用其極。而逸夫書院的開放，令其他舍堂側目，其中一個轉變，是宿舍的夜歸時間愈來愈長，甚至採用密碼鎖，宿生可以隨時出入。

梁承謙說，聯合宿舍以往不單設夜歸時間，平日更沒有「異性探訪時段」，男女宿生之間要討論功課，往往只

能在走廊進行，要找女生下樓也麻煩多多。後來伯利恆宿舍採取了較彈性的異性探訪時間，引起大家討論，紛紛要求開放宿舍的探訪時段。此後，「異性探訪時段」愈來愈長，走廊上的囁囁細語，亦不再復見。



憶同學少年

熱愛舍堂生活的簡永信，則參與宿生會，閒來為宿友烹糖水搞節目，不亦樂乎。又創辦《二宿報》，開了宿舍辦報





▲生化系的功課雖忙，九九年鮑永健仍課餘在何善衡夫人宿舍夾Band，任結他手。



▲當年逸夫二宿最底一層以「惡人谷」命名，一群江湖中人在谷中留影，右一為簡永信。

先河，內容教導宿堂生活秘訣，例如如何以簡單廚具，煮出經濟美味的伙食。由於經費有限，《二宿報》由簡一手包辦，以個人電腦(PC)排版，限於技術簡陋，因此他的中文打字和編輯技巧，都自學而成。無心插柳之下，培養了簡永信寫作興趣，畢業後在國際馳名的IDG集團，擔任了資訊科技(IT)編輯，並成為出色的新聞記者。他目前於《電腦周刊》任執行編輯。

另一位投身IT新聞，創辦了「指南針」出版社的林均恆，則分別在應林堂和神學樓住過。當時應林堂宿生仍然要到樓下接聽電話，電話系統要靠樓下的接線生，利用呼叫系統，通知樓上的宿生到樓下接電話。當時並無專職接線生，只靠宿生輪流義務兼任，每日房間爭鳴，彼此爭相奔走，樓梯上落，電話叫應，彼起此落，宿生接觸機會大增，許多宿友索性連門都不關。今日的宿生，很難想像當日宿舍，仿

如大家庭的景況。

而林均恆則跟梁文道(94崇基哲學)熟識，所以次年就搬去神學樓同住，繼續寄宿生涯。兩人相約每晚唸書後，就乘坐尾班火車到大埔消夜，然後徒步回到中大，徹夜不眠，邊走邊談，敘古論今，歷史哲學，幾乎言無不盡，至清晨才漫步歸來，晝伏夜行的生活維持了半年。怪不得梁文道後來開辦了「牛棚書院」，又到商業電台出任節目總監，其好議論的性格，大概始於其時。

隨著時代發展，中大的宿舍亦不斷改進，手提電話普及，宿舍亦設內線電話，甚至互聯網連線，人際關係隨之改變。以往守望相助的氣氛漸失，互聯網的新生代，對宿舍生活亦有不同體驗。

任資訊系統顧問的林中青說，九七年，中大電算服務機中心將互聯網伸延到宿舍，當大眾仍靠電話線撥號(Dial-up)上

網的年代，廿四小時全天候上網的中大宿生，馬上成了天之驕子。每天，宿生在房中全天候上網聊天和打遊戲，即使當時還未安裝冷氣，舍堂已變成人間天堂。

林中青說，當時大家見面的時間可能較少，一切卻可通過網絡溝通。不單止ICQ，還可以在網上打橋牌下圍棋，以電郵鏈(Chain Message)相約大班宿友到眾志堂用膳，關係反較從前緊密，真是足不出戶，能知天下事。宿舍生活，步入了網上時代。



過山車歲月

可是，九十年代的畢業生亦是失落的一群。經濟環境狂飆起迭，地產帶來繁榮假象，社會財富暴漲。高建回憶當日兼職風氣之盛，一位中大學生每月兼職的收入，竟然比後來畢業還要多幾倍！如今想來也匪夷所思。



不過，高建兼職的原因是為了還學費，當年剛好大學加費，因此必須兼職來幫補。不過，九十年代中，賺錢的機會汗牛充棟，補習學生甚至移樽就教，親自到新亞圓型廣場來上課。高建說當日中大學生的品牌效應，補習工作簡直是順手拈來，怎料日後要面對如此艱難的逆境？

同樣投身IT記者的鮑永健，也目睹了經濟盛極而衰的過程，科網熱潮不單締造了突如其來的財富，IT記者工資亦水漲船高。高潮過後，香港經濟陷入深淵，減薪裁員潮接踵而來，失落惆悵之情，足足延續了兩年。



▲莊梅岩攝於信和樓三樓心理系，畢業後她投身編劇事業，描寫人生百態，最近作品為與一休合作之「情思」。

二千年科網泡沫爆破後，同學對前路憂心忡忡。現職中英劇團編劇的莊梅岩也說，同學太注重畢業後的出路，反而更加進退失據。當時系內的怨氣很大，眼見經濟一落千丈，大家恨不得快點畢業，甚至悔不當初，何以會選了不實用的心理系？有人二年級已開始積極準備履歷，盤算如何考政府工，求一官半職而營營役役。莊梅岩慨嘆，這已不是「right person, right position」的年代，為理想和興趣的心態，已蕩然無存。

執教鞭的許少娟也說，當時唸英文系的同學，都不知道畢業後的前景，部分迫於無奈，投身教師的行列。

現時正於中大修讀研究院的曾瑞明亦認為，經濟的市道，影響了學生的心態和承擔。因為大家認為前途堪虞，沒有機會而憂心如焚。事實上，人浮於事，學生面對的壓力之大，近乎四面楚歌。香港經濟面對開埠以來未遇的挑



◀九一年的新亞書院迎新營籌委會及新亞學生會合照，麥美娟（戴太陽眼鏡者）投入學生生活動三年半，畢業後意猶未盡，如今當上了區議員。

戰，中大的學生亦不能獨善其身。

現時任職保險業的黃偉揚說，當時甚至有「學位負資產」之說，抱怨畢業後收入低微，不夠償還政府的助學貸款，亦有人甚至不再以大學畢業為榮，因事業躑躅不前而充滿挫敗，甚至不願意出席校友活動。麥美娟亦說，部分變成負資產的同學，甚至放棄原先讀書的計畫，胼手胝足償還債務。

縱然如此，中大校友總有捱出頭來的。王鳴峰於中大工商管理學院畢業後，於英國取得法律學士，現已成為大律師。



大學之道

經濟氣候不可逆料，個人未來更無從掌握。撇開個人得失，大部分人對大學教育，依然回味無窮。

中大縱有不少實用性的科目，可是大學的培訓，始終較注重思維和理論，長遠而言，亦對人生的發展更有裨益。林中青說他工作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內，充斥不同大學的畢業生，工作和做事方式都大異其趣。他說其他院校都較傾向實用，而中大生則注重理論訓練。

簡永信亦有同感，中大的電算系課程，較集中系統分析，實用的程式語言，反而著墨較少。不過他仍感到無可厚非。「程式語言只能流行於一時，可是系統的分析能力，卻終身受用。」他也憶述上心理學導論Michael Bond教授的課，授課前事先張揚會說錯東西，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

王鳴峰回想中大的名師感染和啟發，印象最深的要數當年經濟系王于漸博士，授課傳神之處，引人入勝。有一年，講學地點從學期初的潤昌堂，從只有一百七十人上課，聽課學生愈來愈

多，只得頻頻轉換課室。至學期結束，已至三百多人，逸夫書院的大講堂亦不敷應用，旁聽者只得席地而坐，連走廊都站滿人，大家依然甘之如飴。由此可見當年中大的學風，得遇明師，聆聽教誨，其虔誠師道，幾近程門立雪。

王鳴峰以為具魅力的老師，即使是課堂之上，仍足以熏陶學生的智性，由此也激發他日後遠赴他邦求學的決心。

可是，中大學系規模漸大，確實影響師生之間的互動。麥美娟和簡永信都說，本系人數眾多，難以照顧每名學生。以電算系來說，九四年畢業的人數，已達八十之眾。林均恆說即使以哲學系人數較少，可是仍是師兄弟交流較多，師生討論的機會卻少。

其實，人文學科的討論已較密切，理科的老師與學生更加疏離。梁承謙說，以物理學來說，楊綱凱教授的學術地位極受尊重，可是學生很少能夠親自討教問題。反而選修的科目，如德語系的老師只是萍水相逢，關係卻更密切。他就試過飛往慕尼黑，探訪當日的德語系老師。

目前做編劇工作，職業跟本科完全無關的梁承謙，總結得最好。他憶述一位火紅年代的師兄，語重心長要他記住：「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而是培養靈魂的地方。」

讀書在於格物致知，追求真理，最重要的，是止於至善。經濟順逆，人事浮沉，我們大概無從置喙。人格智慧，思想道德，卻可以長存。 ☞

